



三 通 小 叢 書

雪 地

何 穀 天 等 著

上 海 三 通 書 局

107.0

注意

本局小叢書，爲便利讀者選購起見，特分類編列號目；並以封面紙色表示內容區別。敬請注意。

- 一・粉紅色（一〇〇一——二〇〇〇）
現代文學（小說・戲曲・詩詞）
（隨筆・外國文學）
- 二・天藍色（二〇〇一——三〇〇〇）
古文學
- 三・淡黃色（三〇〇一——四〇〇〇）
自然科學
- 四・鵝黃色（四〇〇一——五〇〇〇）
哲學・宗教
教育・美術・歷史
- 五・淺妃色（五〇〇一——六〇〇〇）
社會科學・法律
社會・政治・經濟

MG
I246.7
701¹

次

目

目次

雪地(何穀天).....	一
取火者的逮捕(郭源新).....	三七
失名者(羅黑芷).....	六六
低低地彎下身去(羅黑芷).....	七四



3 2285 7174 5

雪 地

何穀天

一

這是一個西康的大雪山，這裏的人都叫着折多山的。

雪 地

雪，白得怕人，銀漾漾地。大塊大塊的山，被那很厚的雪堆滿了，像堆滿洋灰麵一樣。雪山是那樣光禿禿地，連一根草，一株樹都看不見。你周圍一望，那些大塊的山都靜靜的望着你，全是白的，不由你不噓一口氣。你站在這山的當中，就好像落在雪坑裏。山高高地聳着，天都小些了。其實你無論如何也看不見天。你看那飛去飛來的白霧，像火燒房子時候的白煙一樣，很濃厚地，把你蓋着。所以你只能看得見你同路的前一個人和後一個人；在離你一丈遠走着的人，只能很模糊的看見，好像蕩着一個鬼影，一丈遠以外的，就只能聽見他們走路的聲音了。山是翻過一重又一重，老看不見一點綠

色或黃色的東西。陰溼的白霧把你窒悶着；銀漾漾的白雪反射着刺人的光線，刺得你眼睛昏昏地有點微痛，但是你還得勉強掙扎着眼睛皮，當心着掉在十幾丈深的雪坑裏去。

在這個一望無涯的白色當中走，大家都靜悄悄地，一個換一個的走。因為是太冷了，太白得怕人了，空氣太薄了，走兩步就喘不過氣來。那裏着厚氈子裹腿的足，一步一步很小心地踏下去，這一踏下去，起碼就蹣跚進雪兩尺深，雪就齊斬斬地吞完你的大腿，就好像農人做冬水田兩隻足都陷在泥水裏，你得很吃力地站穩右足，把左足擡起來踏向前一步的雪堆裏，左足小心地站穩了，再照樣的提出右足來，又楚楚地踏下前一步的雪堆裏去。

無論你是怎樣強壯的人，照規矩你是不敢連走六七步的；要那樣，就會馬上暈死在這雪山上。他們照着規矩走三步息一口氣。抬起頭望望那模糊的白雪和白霧，心裏就微痛地打一個寒噤。他們那氈子裹腿，是和內地的軍隊

用的布裹腿兩樣。那是西康土人用沒有製練過的羊毛織成，像厚呢一樣。他們雖是裹着很厚的氈子，但是走了一些時候就已經溼透了。從大腿到足趾簡直冰冷的，足板失去了知覺，凍木了；但是有時也感覺着足趾辣刺刺的痛。粗草鞋被雪凝結着，差不多變成了冰鞋，縮得緊緊地，勒着足板怪不受用；想解鬆一下，但是在雪地裏又站不穩，只好將就吧，咬着牙起勁再走。

他們身上穿的軍服，也是白氈子做的；已經黑了，還臭。身上是厭滿的槍枝，子彈，軍毯，……七七八八的東西。東西可算不少，但還是冷得要命，不過並不打抖，凍木了。手指凍得不能擡起來抹鬍子。手像生薑樣。其實在這雪山上走怎麼我也不能抹鬍子；因為鬍子被呼出來的氣凝結成冰了，你一抹，鬍子就會和嘴皮分家。張占標那老傢伙的鬍子。就是那樣不當心抹掉的，好鷄巴笑人。

在走來累得喘不過氣來的時候，也要出一點汗；汗出來粘着軍服，馬上

就在軍服上變成了冰。出一次汗，心裏會緊一下，肚子裏就像烏烟瘴氣的怪不舒服；像是餓，又不太想吃。連着翻了四天這折多山，總是那樣又餓，又不想吃，滿滿的一袋糌粍（註一）麵，並沒有減少多少。不過要走路，也得勉強吃點，填填肚子。

有二十來個弟兄的手指是已經被雪削脫了的——他們不知道凍木的身體，應該睡在軍毯裏讓牠慢慢的回復了活氣；他們才一歇足，說把手去烤火，第二天手就黑了，乾了，齊斬斬的十個指頭就和自己脫離關係。現在他們不能再拿槍，不能再捏糌粍給自己吃了。——這都是他們爲國戍邊的成績！在這調回關內換防的路上，不能拿槍就做措槍的工作，一個人五支，嗨呀嗨地端着雪堆走。

本來他們是整整的一營，在上半年開出關去防藏番的。在出關的路上就凍死他媽的兩排在山上；另外有一排人被雪連足趾都削脫了的，成了廢人

雪

了。本來向錢上打算一下，一個月僅僅能領得幾角錢的零用，早就想「足板上擦油，」溜他媽的；但是不行。像這大山，雪山重重包圍的西康，溜是溜不了的，十個總有十一個捉回來，起碼請你吃把個外國湯圓。他們這大半營想逃的人，一想到外國湯圓，又只好硬着頭皮開出關。在甘孜縣住不上幾個月，藏番就打起來。抵抗了幾個月後，連這二十來個沒有指頭的弟兄算在內，僅僅只剩五六十個人了；不過營長還是一個，連長還是三個；排長雖也只有兩個了，却另外增加了兩個營長的蠻太太。

地

現在他們是奉命換防回來了，大家都覺得好像逃出了鬼門關似的。他們雖是也想起那雪坑裏凍死的弟兄，槍彈下腦漿迸裂的弟兄；但是想過也就算了，自己總算是活着回來。

5

不過他們變多了，心裏老是憤恨着一種甚麼東西，但是大家都不講，老悶在心裏。

李得勝的肚子餓了。但是他自己沒有手指，不能捏糝粑喂自己嘴的。他肚子裏非常的慌亂，就更加喘不過氣來。他差不多要暈倒了。他叫住他前面的吳占鰲扶他一下。他們站着。吳占鰲開始幫他捏糝粑。

拍！拍！營長在馬上抽下兩馬鞭來，而且罵着：

「老母子個辰！野卵齋的要掉隊！辰，辰，掉隊！」

他兩個被鞭子打得呆了，痛苦地望望營長又走起來。

營長的確非常威嚴：皮帽子，皮軍服，皮外套，坐在馬上胖胖的，隨便那一個弟兄看見他都要怕；再加上他那副黃色的風鏡把眼睛遮着，他究竟是在發怒，是在笑，看不出來，更可怕。不過大家都像不滿意，前面走的更是有點好奇，於是就傳說起來了：

「營長又打人了！」

「營長又打人了！」

「……………」

像傳命令一樣，從後面一個一個的傳達到前面。

營長於是喊道：「戾，戾，不准鬧！」

雪
大家就靜默了。一個挨一個的在白霧當中小心的走。只聽見踹得雪楚楚地響，刺刀吊在許多屁股上拍呀拍地擺動着，中間也來着幾匹馬頸上的串鈴聲，丁丁地。就好像夜間偷營一樣的小心走着。

地
營長這次雖然還是皮帽子，皮軍服皮外套，而且還增加了兩個蠻太太，而且也增加了四個「烏拉」（註二）馬馱的真正雲南鴉片煙；可是他的心裏也懷着一種怨恨：他怨恨自己不是旅長的嫡系，（他是老邊軍系被宰割後收編來的，）他怨恨旅長太刻薄了他。他想：

7
「戾，戾，戾，他的小舅子營長爲甚麼不派出關來！一個月的軍餉又要四折五折的扣！說甚麼防止英帝國主義的侵略，叫我的一營兵去死，他的小

舅子些在關內安安逸逸的享福！現在一營人給我死去娘個屁的兩連多，屁的旅長用這毒方法來消滅我！」

他在馬上越想越憤恨。他悲痛他的實力喪失，他懼怕他的地位動搖，他就憤恨地抽了馬一鞭子。

馬在無意中挨了一皮鞭，痛得跳了，雪塊像大砲開花樣從馬的脚下飛射起來落在前面幾個兵的頸頸上；馬的頭向前猛衝一下，在前面搯着五支槍的夏得海被衝倒了。槍壓着他。他爬在雪堆上叫不出來，昏死了。因為雪太深，陷齊馬的大腿，跳不動，所以營長還是安全的馱在馬上。

營長勒着馬，叫前面的幾個兵把夏得海拉起來。

好半天了，夏得海才漸漸的轉過氣來。營長叫他慢慢的在後面跟着，叫前面的幾個兵一個人幫他搯一支槍。

隊伍又走起來了。

一些怨恨的聲音又像傳命令般從後面一個一個的傳達在前面。

夏得海一個人在後面，痛苦地一步一步的爬着。冷汗不斷的冒。足像不是自己的，爬不動。隊伍已經掉得很遠了。他憤恨，他心慌，眼淚大顆大顆的從眼角上擠出來。他擡起凍木的手去揩眼淚，他又看見他那沒有指頭的手，禿楚楚地，像木棒。他更痛苦了。亂箭穿他的心。他僅僅把那木棒般的手背在眼角上滾了兩下。

雪

「老夏！來！我攙你走！」前面誰在喊。

他擡起頭見是劉小二向他走來，心裏好像寬鬆一些。於是兩個人說起話來了：

地

「營長叫你來的麼？」

「臊他的娘！他不要我來呢！咱們弟兄一營人，已經只剩他媽的五六十個了！死……我怕你一個人給老虎擡去，我要來陪你。他媽的營長不准我來

。我給他媽的鬧了。不是張排長幫我說話他媽的還不要我來！……」

「臊他媽的屁！臊他蠻太太的屁！把老子撞昏死他媽的啦！」

「臊他的娘！咱們弟兄死的死，亡的亡。他們官長還是穿皮外套，討蠻太太！尅扣咱們的軍餉去販鴉片煙。打仗的時候，看見英國軍官他們臉都駭青了，藏番衝鋒來，他們躲他媽的在山後面。咱們弟兄，患難弟兄。老子現在不說，進關去才三下五除二的給他媽的算賬！」

夏得海覺得問題的中心已經找着了，也說道：

「臊他屁！算賬！算賬！……——」

忽然後面不斷的串鈴響，響得非常討厭。

「你們爲甚麼要掉隊！想逃？」是營副沙沙的聲音。

他兩個只是攙着慢慢走，不理，也不回頭看。

漸漸地串鈴聲越響越多，已經到了面前。

雪

營副向來就和連上的士兵非常隔膜，遇事只曉得擺臭架子。這兩個兵今天公然不立正回答他說，「報告營副，」這已是有傷他的尊嚴，何況又是當着書記長，軍需長。司書們的面前丟他的面子。他也老實不客氣的抽下一鞭子，罵道：

「你想逃，你……你……」

地

劉小二痛得憤火中燒。不知怎麼，憤雖是憤，見着長官總是服服貼貼地。他那凍木的身體被鞭子抽得辣辣的痛，差不多痛閉了氣。他陷在雪堆上，瞪着好半天才吶吶的說明他們掉隊的原因。書記長們在馬上笑了。其實並不好笑，不過好像他們在雪霧當中騎着馬悶了半天，藉事笑着好玩兒。

一會兒，營副們已經騎着馬走向前去了。還有五個勤務兵也騎着馬，押着幾匹「烏拉」馱的輜重，緊跟在前面。漸漸地，那些人馬離得很遠，隱約地，在那紗一般的白霧中消失了。

「臊他的娘！臊他的娘！」

「狗子，這些混帳王八旦！咱們弟兄送死，他們升官發財！狗養的勤務兵也騎馬。老子們一刀一槍的去拚命，拚命！……老子有田做，哪還當他雞巴的兵！他媽的！」

夏得海似乎要說出甚麼，但是又冷又痛，又餓，肚裏面空空洞洞的，又像烏煙瘴氣的，嘴唇顫動一下。又閉着了。

兩個對望了一下，心裏都衝動着一種甚麼，只是不說出。

他們攙着又在雪裏慢慢的顫起來。

白霧漸漸薄起來了。

太陽在山尖上射下來，對着雪反射出一股極強的光線，燒得擦滿酥油（註三）的臉皮火燒火辣的怪疼。眼睛簡直不敢睜大。

那幾十個的一隊已經慢慢的走了好遠。

蠻太太騎着馬在崖邊上擠着了，幾乎把陳占魁擠下崖去。陳占魁眼睛昏昏地向裏邊一擠，蠻太太在馬上一滑，滑下馬駿來。她叫了。

營長叫連長們叫隊伍停止前進。他騎着馬走到蠻太太的身邊。他恨恨地踢了陳占魁一足。

呵嘴！陳占魁就連人帶槍，哧哩嘩啦地滾下崖，落在雪坑裏去了！

因為霧子薄些了，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哇呀哇呀地哄鬧起來。

連長和排長的臉都白了，白得怕人。

大家都感着一種沉重的壓迫，都在憤怒；說不出一句話，只是鬧。

營長在馬上手慌足亂了。通身在發戰，他顫抖抖地拿出手槍來罵道：

「屎，屎，造反了！那個敢再鬧！屎，軍法……」

馬旁邊的李得勝忽然也跟着叫道：

「屎，屎，營長！」

劈拍！營長打出一手槍，卻並沒打着誰。他憤怒地足一踢，李得勝又連人帶槍，滾下崖，落在雪坑裏去了，

「哇哇！」

「哇哇！」

「哇哇！」士兵們都叫起來了。

「不准造反！」李連長很威風的叫出一聲。

陡然，這空氣很薄的雪山，被這些聲音的震動，立時陰雲四合起來。太陽不見了。很濃的白霧又籠罩了下來，濃得伸手不見五指。密密麻麻的雪彈子往下直落。人聲在這陰黯中，在這霧罩中，漸漸地靜下去了。

雪彈子越落越厲害，大家的憤怒也到了極點。但是人總敵不過雪彈子的威襲，都被打得僵木了。沒有辦法，（註四）只好把軍毯鋪在雪地上，裹着身體睡了下去。長官們也都下了馬睡着。靜靜地。

二

第二天早晨醒來，覺得身上壓得重重的，好容易才從尺多深的雪堆下鑽了出來。在雪堆下面埋着倒還暖和，剛剛一鑽出雪堆，白霧便把你包圍着，馬上就冷得發抖。不過雪是早停止了，霧也不那樣濃；但還是看不見山頂，看不見天。

肚子餓，還是那麼烏煙瘴氣樣，還是不想吃。

腿子陷在雪堆裏，像不是自己的。實在不想再走。

心頭憤恨着，憤恨着。還是憤恨着：

「他奶奶的辰，當鷄巴的兵！」想叫出來，但是又沒有叫出來。

聽見前面有人喘得雪楚楚中地響，接着是問話聲：

「你是——？」

「我是陳大全。」一個人答了。

接着便看見李連長模糊的面孔，對準着自己，問：

「你是——？」

看見李連長那付卑鄙凶惡的面孔，早就令人恨不得打他兩耳光。但是不知怎麼自己又答出來了：

「我是楊方。」

連長又走到後面去了。楊方想，想提起這麼一足，便把他跌下崖去；但是足凍木了，提不起來。

耳朵注意着聽點後的一個名，聽了半天，不見有聲音。
連長在後面喊了：

「楊方！」

「有！」

「來！」連長說。

雪

不知怎麼，腿是連長的樣，連長一喊，自己僵木的腿也提動了。
連長指着一個雪堆說道：

「把吳癩頭拉出來！」

楊方看了連長一眼，不說甚麼，便同王岡彎下腰去，用手把雪撥開，手被雪削得痛，痛到心頭。

呵！吳癩頭凍死他媽的了！嘴唇縮着，像笑死樣。身體已經僵硬了。
連長叫把吳癩頭的槍彈取下來，叫楊方揩槍，叫王岡揩彈。楊方的心理真是又悲痛，又憤怒，但是終于把槍揩在手上。

地

連長又走到後面去了。

「他奶奶的屁，幹掉他！」楊方說。

王岡對他笑了一下。

漸漸地，霧薄起來了。

前面一個一個的傳着命令來：

「准備！出發！」

「准備！出發！」

一個一個的又傳達到後面去了。

不想走，不想走，但是又不能不走。管他媽的，勉強梗梗噎噎的塞了些糗糰在肚子裏去。臉上又糊上一層酥油。

他媽的，走吧！城裏面算賬去！

清楚楚，清楚楚，人又在雪堆裏動起來。刺刀又在屁股上拍呀拍地擺動着。馬鈴聲也響起來了。……

今天總算真的逃出了鬼門關。在太陽落山的時候，已經望見了打箭鑪北關的柵子，接接連連的房子的煙囪，都在冒着煙。看見了瀑布般的水，看見了黃黃的山，看見了喇嘛，看見了商人……的確雪山是走完了。看見了街市，

就好像回了家鄉一樣，心裏也就寬鬆了一點，不由得嘔出一口悶氣——噓……不知怎麼，在要下山的時候，足雖是痛得要命，總是走得那麼起勁；現在看見了柵子，倒反而拖不動，腿子真酸得要斷。看見那沒有雪的地面，簡直想倒下去睡他媽的一覺再說。

幾個兵在石頭上坐下來。口裏吹着叻哨，眼裏望着那些田。張占標心裏想：有田種多麼好。

「坐着幹甚麼！」連長騎馬吼着來了。

「報告連長！我們休息一下。」

「胡說！」李連長吼着，惡狠狠的下了馬，提着馬鞭走了來。

幾個兵並沒有正立；坐着說：

「報告連長！足要斷了！」

「娘賣辰！你，你，你，」連長的鞭子在兵們的背上抽着。「到此地還

敢搗蛋！斷了也要走！走！」連長把最後的一個走字吼得特別響。

愁苦着臉，大家望望又站了起來。腿子簡直沒有知覺了，還是要痛苦地拖着走。

看見了旅部，門口擺着一架機關槍，十幾個兵在門外閑散的站着，望着這回來的一隊。中間有幾個是認識的。

「弟兄！辛苦辛苦！」認識的幾個向他們打招呼。

夏得海望望他們，痛苦地伸出兩隻沒有指頭的手；其餘的幾個，也同樣的伸出來幌了兩下。夏得海苦笑道：

「弟兄！這就是出關的手！」

大家就對望着苦笑一下。

忽然對面幾個武裝的兵士，攙着用繩子綁着的兩個徒手兵押着過來了。

「逃兵！」誰叫了一下。

雪

大家都望着那兩個，像上屠場的豬樣攙着過去了。這時街上已經在關鋪子了，但是很熱鬧：許多兵拉着一串一串的伙子在街上走。說是第三營准備後天開出關。大家都快感了一下，意思說：我們總算是活着進關來了。

因爲一想到自己，更覺得拖不動，甚麼都不想，只想倒下去。

他們宿營的地點，是東關口的一個破廟裏。營長，營副，書記長，以及兩個連長住在另外一個好地方。

地

一點名，又少三個，說是昨天在雪彈子下面凍死了。現在大家都沒有心思來理這些。只想睡，橫躺直躺的在神龕面前就呼嚕呼嚕地睡着了。

三

第三天，還沒有吹起身號，就有一個人影子。鬼鬼祟祟的，在神龕面前，在人堆裏跳過去，跳過來的，噓噓地講着話，

許多兵都迷迷糊糊地坐了起來，手指揉着眼睛，都像傻子樣望着那個人。有些在咳嗽，吐痰。

出了甚麼岔？

仔細聽，仔細聽，……

那個人在講：

「旅長把營長扣留了！昨天晚上。」

「是麼？扣留了？」

睡着的也爬起來。足腿硬得像木棒，身上的骨頭像挨了一頓毒打樣，痛得要命。但是終於爬了起來。

大家圍做一堆，黑壓壓地。頭在攢動。嘴在議論——

「扣留了嗎？我們的餉？」

「餉？營長不是說回來發？幾個月一齊。」

「旅長就是說他尅扣兵餉呢！」

「我們報告旅長去！」

「他還有鴉片煙，四獸，四獸！」

有些人望着那大殿上的鴉片煙箱子發笑。

一大堆分成幾小堆，談着，講着。

起身號吹過半天了，還不見吹點名號。連長和排長都慌張地進一頭，出一頭的，像忘了點名。

有幾個兵跑到連長室的窗子外邊聽。

「營長的事總算弄好了，」連長的聲音。

「旅長不要他賠餉了麼？」王排長的聲音。

又是連長說：

「營長找參謀長說好，送旅長一獸鴉片煙。旅長要營長今天就走，免得

士兵爲難他。」

「那，這些兵士怎麼對付？」王連附又問了。

「今天馬上改編。那個搗蛋就槍斃那個。」連長這麼答，故意把聲音放響一些。

幾個兵離開窗子，把消息帶到人堆中來，幾個小堆又聚成一大堆又議論起來了：——

「旅長把我們賣了！」

「他們原是官官相衛的！」

「官長們都是壓迫我們的！」

「臊他的娘！我們性命換來的錢！」

「我們向營長要去！」

「幹！要去！不去的算狗鷄巴！」

尖屁股伍桂是著名的逃兵。他從十五歲起就當兵，現在已經三十歲，跳過三十幾個部隊了。上半年出關時，因為山多，終於是不敢逃。這次他真也沒有想到他會活着回來，能在人堆中站着。他離開人堆又溜到連長室的窗子外邊去了，耳朵靠着板壁，聽不見甚麼；又把暗眼挨近窗眼。

忽然背上辣刺刺的挨了一鞭子，接着又是拍拍拍的幾下。他痛苦地轉過背來，望着張排長。張排長吼道：

「你在此地幹甚麼！噯，幹甚麼！怕要造反了！」

伍桂用手摸摸他痛辣辣的背。

「在動些甚麼！不曉得立正嗎！這些不識好的東西！滾開！」

張排長把話說完就跳着跳着向連長室走去。人都望着他的背後噓了兩噓，他只裝着不聽見的進去了。

一會兒，連長同排長們走到大殿裏，叫五個勤務兵和兩個伙夫把鴉片煙

箱子搬到營副住的那屋裏去。還剩下兩箱，又叫兩個伙夫和兩個兵士送到旅長的公館去。兩個排長押着去了。

「集合！」連長叫着，又把口笛逗在嘴上呼呼地吹起來。

伍桂向列子懶洋洋地走去。

「死人！」連長吼着，接着就是一拳。「快點！」

列子站好了。報數也報過了。

連長把那兇惡的眼睛，從左至右，向列子掃了一下，吭着嗓子喊道：

「聽到！」

列子裏面混亂的把足收了回去立正。

「在幹些甚麼！沒有吃飯麼！」連長紅着臉罵

大家只是懶洋洋的聽着，有些足腿酸得打閃閃。

「現在跟你們宣佈一下：：本營今天改編到第三營，旅長的命令。今天營

長要回軍部去。我們現在把武裝準備好，去歡送，聽到沒有？」連長把話說完，眼睛直直地望着列子。

列子裏的頭都在騷動，大家望了望。裏面只是零零碎碎的答出幾聲「聽到了！」

「幹甚麼！幹甚麼！」連長憤怒的叫了，閃着賊一般的眼光，好像要找誰出氣。「這成甚麼隊伍！嚇！軍風紀都破壞完了！那個要搗蛋的站出來！站出來！」

列子又靜靜的了。

連長本要找個把人來出出氣的，但是也覺得隊伍一改編，自己的位置都靠不着了，他息了一下又吭着嗓子說道：

「現在馬上就準備好。聽到沒有？」

「聽到了！」

「稍息，解散！」

列子散了。兵士們混亂的向着大殿走去，一面講着話：

「他媽媽的！改編到第三營去嗎？」

「才進關來又要出關嗎？」

「臊他的娘！還要把咱們剩下的送死嗎？」

大家都知道第三營快開出關，都覺得死又擺在面前。

「媽媽的！長官們升官發財，拿我們死！」大家都這樣的想着。突然有

一個人叫了出來：

「弟兄們！咱們要餉去！餉不發，不要營長走！」

「對，要餉去！老子還要問他要指頭！」夏得海們也叫着。

大家都在亂七八糟的說着。掛刺刀聲，拿槍聲，更顯得混亂。

連長在房間裏，知道今天有點不大對頭，不敢出來罵了。

隔一會兒，又集合了。

不准帶槍去。

他們走到柵子門口站着，排成一列。都在期待着，期待着。

遠遠地，馬串鈴響着來了，接着便看見勤務兵押着馱子出去；接着是營副書記長們和兩個蠻太太騎着馬走來，也跟着馱子屁股去了。接着又看見一排武裝兵，接着是營長，跟着來送行是參謀長，和幾個旅部的官佐。

「擋着他！」誰在列子裏叫一聲。

列子騷動起來。

連長的臉色變了。接着便叫：

「敬禮！」

但是沒有人理他，都圍着營長走來。喊道：

「營長，拿我們的餉來。」

「沒有餉，不能走。」

參謀長叫起來了：

「這成甚麼！反了！反了！吳排長！把爲頭的兩個反動份子捉着！這還了得！李連長！把隊伍帶回去！不走，就跟我開槍！」

夏得海立正說道：

「報告參謀長！我們的餉！」

「你是爲頭的不是？吳排長！拿着他！」參謀長說着，手指揮着。

那一排武裝兵持着槍走來，夏得海同王岡就被捉去了。大家都憤恨，怒火要把人燒死。但是自己是徒手沒有辦法。終於被一排人的槍口監視着排成隊伍，被李連長帶回去了。

在解散的時候，大家都在罵：——

「狗鷄巴的東西爲甚麼忘記用刺刀！」

「爲甚麼不用刺刀呀！怕他鷄巴的槍！」

大家都在磨拳擦掌的跳着，叫着。都在失悔，都在罵。

有兩個弟兄是被捉去了。他們知道要求是不中用的。大家都在等待着，等待着；然而也明知道不見有好的兆頭。

天色陰沉沉的，雪又落起來了。

大家在大殿上一堆一堆的擠着，想不出辦法；只你望我，我望你地。好像都在想等別人想條好計。

突然一陣反的號音。很淒慘地經過廟門。

「槍斃人！」有人這樣一叫，大家都驚慌起來，向着營門走去。

心都在跳，不是怕；是一種說不出來的緊張。眼睛都像火焰在燒。

有兩班人的武裝兵在門外走着。雪落在那四個反綁着手的赤膊身上。

「有兩個是逃兵！」

「糟糕！夏得海也綁在一起！」

「他們有甚麼罪呀！」

大家都憤怒得要瘋狂了。都想跳出去，把夏得海同王岡奪回來，都在等誰先跳出去。大家的心都是散亂的，誰也沒有先跳出去。

「只說逃出了鬼門關；誰知道進關來還是送死！」大家都好像這樣的想着。都好像明白了自己是甚麼人，「不錯，自己的生命不如一隻鷄！」

突然旅長雄糾糾氣昂昂的走了來，後面跟着四個揹盒子炮的白白淨淨的弁兵。巧得很，李連長這時也從後面走了出來。兵士們讓出一條路。旅長剛跨進廟門，李連長便大聲的喊：

「敬禮！」

不知怎麼，大家都不知不覺的把手舉在額上。

旅長的臉色很難看，嘴唇動了兩下，似乎想罵誰。最後他叫李連長馬上

集合訓話。

都知道，這是來解決甚麼事的。都好像忘了疲倦，振作着精神。

列子在大天井中排好。雪落在頸額上都忘了冷，許多心都緊張地連成個僵硬的一條，像一條地雷的導火線，在等待着誰來點火。

連長同弁兵們站在旅長的背後。

旅長很憤怒似的，站在飄飄的雪下面，惡狠狠的望着。眼睛在不住的轉動，口裏在罵：

「你們是天兵！你們出過關，就了不得！軍人！懂不懂。黑暗專制，無理服從！你們公然侮辱長官，聚衆要挾！你們喪完了軍人的德！」

大家的心都在起伏着，波動着。眼睛像火在燒，不動的望着。

旅長又說了：

「軍人！那裏是軍人！是土匪！我們革命軍，……」

「革我們的命」排尾不知是誰在輕輕地說。

旅長望着排尾吼道：

「那個在講話！那個在講話！哼！了得！李連長！把他拖出來！」

大家的頭都在動，看見拖出來的是尖屁股伍桂。大家的心更加緊張起來。

「李連長！槍斃他！」旅長堅決的說。

「槍斃？」誰又在列子當中叫了起來。

大家都忘記一切了，明白的認識了站在面前的敵人。都像狂獸般的拔出
自己的刺刀，撲上前去。

旅長同連長見勢頭不對，驚得向外逃走。

那四個白白淨淨的弁兵，也慌的取出盒子炮，向着這狂獸般的兵士掃射
了來，在前面的倒了幾個。但是離得太近。許多刺刀明晃晃的已經撲到身邊

。只聽見格軋格軋的肉搏聲四個弁兵，已經刺死在地上。

旅長同連長逃不多遠，便看見門口的兩個衛兵持着槍跑了進來，他兩個向後便走，卻被追來的許多刺刀亂砍下去。士兵們喊了：

「弟兄們！咱們快走！」

一下蜂擁的上了大殿，各人拿着自己的槍，便無秩序的向東關外跑了出去。足像長了翅膀，好像在飛。

雪落得更大了，在許多頭上亂飛；他們並不覺得冷。

現在才覺得腿子是真的屬於自己的，都想飛，都想擠上前去。在雪山上的辛苦，十幾天的疲倦，都完全忘記了。都覺得太痛快，太自由。笑着，叫着，講着，許多口沫在許多乾癟的嘴唇上飛濺。

「我們往那去？」

「往那去！打這個吃人的世界去！」

(註一)糌粑是藏文的譯音，用青稞。燕麥之類炒熟磨成粉，是康藏人主要的食品。要吃的時候，用手調着粉和着酥油捏成麵團，就叫着糌粑。

(註二)烏拉是藏文的譯音，凡是牛馬統叫着烏拉。牠的含義有差役或奴隸的意思。在漢人通常稱馬爲烏拉馬，稱勞動的康藏人爲烏拉娃。

(註三)酥油：是用牛奶煮熟，裝在木桶裏，用木棒舂，到冷時，牛奶便變成酥油，同黃油一樣，也是食品中主要的一種。通常調糌粑及熬茶之用。在雪山上走，必拿這東西來擦臉；不然，太陽射着雪的反光，會把臉皮燒焦。

(註四)在西康走路，常常要打五六天的野，才能見得着人家。在雪山上遇着雪彈子來時，就把毯子一類的東西連頭裹着睡在雪地上。

，到雪彈子落完時才起來。雪常常是堆尺多高。

取火者的逮捕

郭源新

雪

一
是暴風雨將來的一個黃昏。

死灰色的天空，塗抹着一堆一縷的太陽的紅焰，那刺目的豬肝似的惡毒的顏色，使人看了便有些壓迫之感，至少是不舒服。

地

宙士，神與人的主宰，鬱鬱的坐在他的寶座上；伏在座下的鸞鷹，時時在昂頭四向，彷彿準備着要飛騰出去，捕捉什麼人與物，祇等待宙士的命令。他手上的雷矢，在炎炎的發着白熱以上的火光，照耀得立在他左右的諸神都有些目眩頭漲，間或隆隆的發着雷聲，其聲悶而不揚，正足以表示其主人翁的蓄怒未發的心境。

什麼都是沈悶，鬱怒。

火山口的將爆烈的一剎那，暴風雨將降臨的前一刻。

等待着！未前有的沈默與等候！

什麼神都緊皺着雙眉，裝着和宙士同憂共苦。連嬌媚的愛神愛孚洛特也喬作颯態，智慧神雅西娜的無變化的淡青色的臉上却若在深思。宙士不時的像發疑問似的望着她。她並不變動她的深思的姿態，也一聲兒不響，活像一尊無感情無知覺的墓前的翕仲，永遠沈默的對着西墜的夕陽。天上的鐵匠海泛斯托士，那位柔心腸的殘疾者，心裏正忐忑不寧，不忍看這幕活劇的進行，但又不敢離開，祇能痛苦的等待着。

權威與勢力，那兩位助紂為虐的神的奴，一對玩鐵的鑄像似的緊密的站在宙士寶座的左與右；他們倆喜悅的躍躍欲試其惡辣的手腕；他們知道這場面上免不了他們倆的上演。他們握緊了有力的鐵似的雙拳在等待着。

什麼都是沈悶，鬱怒。

等候着！未前有的沈默與等候！

二

神的廳上開始騷動起來，竊竊的微語。神們都轉臉向外望。宙士抖搜着威風，更莊嚴的正坐着，暗地裏在尋思着怎樣開始發洩他的久已不能忍耐的悶怒。權威與勢力活動了他們的緊握着鐵似的雙拳一下。座下的神鷹拍拍他的雙翼。

遠遠的有兩個黑點，在飛着似的浮動着。

這兩個黑點，近，更近，正向神的寶座前而來。

是他們所期待的人物！

前面執着蛇杖的是神的使者合爾米士，後面跟着他而來的，啊，便是那位叛逆的取火者柏洛米修士。

神的廳上轉又沈默下來，沈默得連一移足，一伸手彷彿都會有聲響發出。

「別來無恙，」那位叛逆的柏洛米修士的丰姿並沒有什麼變動；山峰似的軀幹，忠懇而有神威的雙眼，表現着堅定的意志的帶着濃髭的嘴唇，鬢邊的斑白的頭髮，因思慮而微禿的頭顱，以及那雙多才多藝的巨手，全都不會發生變化。

一見到他，期待着壯烈的，殘虐的表演的諸神們反都有些茫然自失；一縷「反省」與「同情」的遊絲似幻成千千萬萬的化身，各緊黏着諸神們的心頭，擺脫不開。

未之前有的淒清的空氣，瀰漫了神的大廳。

合爾米士，神的使者，首先打破了這場清寂，循例的交差似的說道：

「父宙士，您命我去呼喚前來的柏洛米修士，現在已經在您面前了；他

「聽到您的命令便和我一同動身，」

人與神的主宰宙士似最早便鎮攝住他自己的權勢和自重，使他立即恢復了他的嚴肅與殘忍。他向侍立的勢力和權威瞬了一眼，他們正鐵棒似的筆立着待命；雙拳是緊握的伸出，臉部是那麼冷酷無表情，這增加了宙士的自覺的威嚴。

他緊皺着雙眉，望着忠厚而多智的柏洛米修士本想立即咆吼的痛罵，却出于他自料以外，發出來的語聲是那末無力而和緩。

「啊，你竟又在我的面前出現了，柏洛米修士，我的好朋友——不，現在你已自動的背叛我們而向——下等的猥瑣的人類那裏求同盟，大約已不承認老朋友們了罷？你有理由說明為什麼背叛我們而和人類為友嗎？」

柏洛米修士山峰似的站在那裏，並不恐懼，也不傲慢；他誠懇的微笑著，並不會說什麼。

他該說什麼呢？

長久的沈默。

「你，怎麼一聲不響？」

宙士大聲的開始咆吼，但一望着他的那麼誠懇忠厚的臉部，又失了發怒的勇氣。「你說，儘管無忌憚的說，爲什麼你要把神們所獨有的神祕，火，偷給了人類，使他們如今如此的跋扈？」

想到了偷火的事，宙士不禁氣往上衝。火是神們的獨得之祕，是神的權威的代表，牠祇能放光明於神之廳與室，牠祇能供神作種種的利用的工具。有了這火，便足以誇耀於下等的人類之前，足以爲他們永久的主宰而不虞其反抗；人們是在永久的齟齬卑劣的生活中度過去的；那麼可憐，那麼無告，却正是神們所願的；這樣的人類，却恰好是最適宜的神之奴。宙士和諸神們從沒有想到這神祕的火會由神之天堂而移植到人世間，而供猥瑣可憐的人類

利用的。然而這火却終於不能成爲神的獨有之祕密！

三

雪

某一個冬夜，宙士帶着他的兒子合爾米士踏着瓊瑤似的白雪而周行於大地上。手掌大小的雪片，在空中飄飛着，北風虎虎的在發威，把地上的一點一滴的水都凍結成冰塊。大地上什麼都在沈睡，什麼都已深深的躲藏着。宙士挺了挺偉健的巨軀，全身充滿着熱力，雪花到了他身的週圍的一丈左右便都已無聲的融化而落在地上了；北風對於他也是服從慣了的，祇是服服貼貼的悄然從他背後，溜過去。

地

他們倆幽靈似的在雪地上走着，以克服了一切自喜。

他們也許便是此夜的僅有的夜遊者。

「啊，」宙士以全肺部的氣力叫道，他是高興着。

大地幾乎要迴應着他的遊戲喊聲而打了一個寒噤。

一個奇蹟突然出現了。

遠遠的，有一星紅光在若明若暗的照耀着，映着白雪的大地，似乎格外來得鮮明。

是星光，難道？

鉛灰色的天空，重重疊疊的爲黑雲所籠罩，所包裹，一點蔚藍色的空隙都沒有，那裏會有什麼星光穿透重雲而出現？

宙士以肘觸觸跟在他背後的合爾米士，悄聲的說道：

「看見了麼，你？」

「看見的，」合爾米士微笑的隨意答道。他想，也許是嬌媚的愛神又在進行什麼新的情戀，結婚神正爲她執着火把吧？也許是她的兒，那位淘氣的邱比得在鬧什麼玄虛吧？也許是辛足的薩蒂爾們正在向林中仙女們追逐着吧？也許是酒神巴考士正率領着他的狂歡的一羣在外面浪遊吧？

宙士沒有他那麼輕心快意的疏忽，這位神與人的主宰者，是飽經憂懼與艱苦的，一點點的小事，都足以使他深思遠慮的焦念着，何況這不平常的突現的一星紅光。

這不平常的一星紅光使他有意想以外的嚴重的打擊。

他有一種說不出的恐怖的預警。

他一聲不響的向那一星紅光走去。

啊，突變，啊，太不平常的突變！

走近了，那紅光竟不僅是一星點了，一點，兩點，三點，……乃至數不清其點數，此明彼暗的竟似在那裏向雪白的大地爭妍鬬媚，又似乎有意的彼此爭向宙士和他的從者投射譏笑的眼風。

連合爾米士也漸漸的感覺到一種不平常的嚴重的空氣的壓迫了。

走近了，——最先走近的一星紅光，乃是從孤立於雪地上的一間草屋的

窗中發出來。

這章屋對於神與人的主宰者宙士異常的生疏，刺目。

「這東西什麼時候建立在大地上的呢？」

他想。

他們俯下身去，向窗中望着。更嚴重的一幕景象顯呈於眼前。

一盞神們所獨有的油燈，放出豆大的火焰，孤獨而高傲的投射紅光於全屋以及雪地上。

是誰把這盞燈從神之廳堂裏移送到這荒原上來呢？

啊，更嚴重的是，對這盞燈而坐的，並不是什麼神或薩蒂爾們或林中仙女們，却是那麼猥瑣下等的人類。這些猥瑣下等的人類，當這冬夜向來是深藏在洞窟之中的。

是誰把這盞燈從神之廳堂裏偷給了猥瑣可憐的神之奴，人類，的呢？

宙士不相信他自己的眼。他咬得銀牙作響，在發恨。

「非根究出這偷火的人來不成！誰敢大胆的把神的秘密洩露了？只要我能捉住這賊啊！……至於這些猥瑣的人類，那却容易想法子……」

他在轉着惡毒的念頭，呆對着窗內的那盞油燈望着。

一陣嬉笑聲，打斷了他的毒念。

父親在逗着周歲的孩子玩，對燈映出種種的手勢。孩子樂得「吧，——吧——」的手舞足蹈的大叫着。另一個三歲的孩子伏在他媽的膝蓋頭，在靜靜的聽她講故事。

一陣哄堂的大笑，不知爲了什麼。

這笑聲如利刃似的刺入宙士的耳中，更增益了宙士的憤怒。

「這些神的奴，他們居然也會滿足的笑，樂！住神所居的屋！使用着神的燈！而且……滿足，快樂！」

妒忌與自己權威的損傷，使得宙士痛苦。他渴想燬滅什麼；他要以燬滅來洩憤，來維持他的權威，來證明他的至高無上的能力。

猛一擡頭，一陣火光熊熊的高跳起，在五六十步的遠近處。

隨着聽到賓賓浜浜鐵與鐵的相擊聲。

「這是什麼？」他跳起來叫道。

他疑惑自己是仍在天上，正走到鐵匠海泛斯托士工作場，去吩咐他什麼。

那鐵與鐵的相擊的弘壯的音樂，有絕大的力量，引誘他向前去。合爾米士默默的隨在後邊；他也是入了謎陣；却不敢說什麼，他明白他父親，宙士，正蘊蓄着莫名的憤怒。

那是一個市鎮的東梢頭，向西望去，啊，啊，無窮盡的草屋，無窮盡的火光！

這鐵工場雄健的鎮壓在市的東梢頭，大敞着店門在工作着。火光烘烘的一陣陣的跳起；紅熱的輦鐵，放在砧上，賓賓浜浜的連續的一陣陣的重擊，便一陣陣的放射出灼爛的紅火花。那氣勢的弘偉壯麗祇有在海泛斯托士的工場裏才可見到。然而如今是在人世間！

宙士和合爾米士隱身在鐵工場一家緊隣的簷下，聚精會精的在望着那些打鐵的工人們。

鐵與鐵的相擊聲，此鳴彼應的，聽來總有五六對工人在鐵砧上工作，但他們祇能見到最近的一對。

年輕的一對小夥子，異常結實的身體，雖在冬夜，却敞袒着上身；臉色和上身，鐵般的黑。鐵屑飛濺在他們的手上，臂上，臉上。一個執着火鉗，鉗着一塊紅鐵放在砧上。他們輪起龐大的鐵錐來，一上一下的在打，在擊。紅熱的鐵花隨了砧錐聲而飛濺得很遠。兩臂的筋肉，一塊塊的隆起，鐵般的

堅強。紅光中映見他們的臉部，是那麽樣的嚴肅，自尊與自信，這形相似神們所獨有的，而今也竟移植到人世間！

火光映到兩三丈外的雪地，鮮紅得可愛。

火光半映在宙士的臉部，鐵青而憂鬱。

天上？人間？

一個嚴重的神國傾危的預警，突現於他的心上。

瞬間的悽惋，憂鬱，又爲對於自己權威的失墜之損傷所代替。這傷痕，隨着砧與錐的一聲聲的相擊而創痛着。而望着那些自重的滿足的鐵工們的臉部，又像是一個新的攻擊。

他回過臉去。他想到要塞緊了雙耳。

那清明、滿足、快樂的鐵與鐵的相擊聲，繼續的向他進攻，無痕跡的在他心上撕着、咬着、裂着、嚼着。

咬緊了牙，臉色鐵青而鬱悶的轉了身，他向天空飛去。
合爾米士機械的跟隨着他。

四

這回憶刺痛了宙士的心的瘡痕。

「你有什麼可辯解的？」

宙士雷似的對柏洛米修士叫道。

「爲什麼一聲不響？」

他爲柏洛米修士安詳鎮定的態度所激怒；血盆似的大口，露出燦燦的白色牙齒，似要把世界整個吞下去。手緊捏了雷矢一下，便連續的發出隆隆的雷聲，震得他自己也耳聾。

權威和勢力齊齊的發出一聲喊，山崩似的：

「說！」

他們的兩對鐵拳同時衝着柏洛米修士的臉上，掙了兩掙，腕臂上的青筋，一根根的暴起。

柔心腸的鐵匠海泛斯托士，打了一個寒噤，回過臉去。

但柏洛米修士安詳而鎮定的站在那裏，山岳似的不動半步。

「爲什麼不說？」

宙士又咆吼着。

柏洛米修士銀鈴似的語聲在開始作響；那聲響，忠懇而清明，鎮壓得全廳都靜肅無譁。

「你，宙士，要我說什麼呢？你責備我取了火給人類。不錯，這火是我給了他們的；我不否認。至於我爲什麼要幫助人類而和他們爲友呢？這，你也許比別人更明白：我從前爲什麼幫助了你和諸神們，我現在也便要以同樣的理由去幫助人類。」

這又刺傷了宙士，他皺着眉不聲不響。

「我當初覺得你和你兄弟們受你們父親的壓迫太甚，所以，爲了正義與自由，我幫助了你們兄弟，推翻了舊王朝。但自從你們兄弟們建立了新朝以後，你們的兇暴卻更甚於前。你父親克羅士是專制的，但他是個人的獨裁。你們這羣乳虎，所做卻是什麼事！去了一個吃人的，卻換了無數的吃人的；去了一位專制者卻換來了無數更兇暴的專制者。你，宙士，尤爲暴中之暴，專制者中的專制者！你制伏了幫助你的大地母親，你殘害了與你無仇的巨人種族，你喜怒無常的肆虐於神們，你無辜的殘破了天真的童子海泛斯托士；你蹂躪了多少的女神們，仙女們！你以你的力量自恣！倚靠着權威與勢力以殘橫加入而自喜！以他人的痛苦來滿足你的心上的殘忍的欲望！你這殘民以逞的暴主，你這無惡不作的神閥！你說我離開了你，不和你爲友，是的，你已不配成爲我的友；是的，我是離開了你！我爲了正義和自由的號呼，不

得不離開你，正和我當初爲了正義自由幫助了你一樣！」

他愈說愈激昂。斑白的鬚邊，有幾粒汗珠沁出，蒼老的雙頰，上了紅潮，脣邊有了白沫。面貌是那麼凜然不可侵犯，彷彿他便是正義和自由的身。

宙士默默的在聽着責罵，未之前聞的慷慨的責罵。在他硬化的良心上，這場當衆的責罵，引不起任何同感，卻反以這場當衆的責罵爲深恥。他的雙頰也漲紅了，雙眼圓睜着，手把雷矢握更緊，——雷聲不斷的在響，彷彿代他回答，以權威回答正義的責罵——血嘴張得大大的，直似一隻要撲向前去捕捉狐兔的野獸。

海泛斯托士驚得臉色發白，他知道有什麼事要發生。廳上的諸神們半聲兒也不敢響。

這嚴重的空氣從不會在神廳上發生過。

柏洛米修士山岳似的站立在那裏，安詳而鎮定；他等候最壞的結果，並不躲避。

宙士並沒有立時發作。

柏洛米修士又繼續的陳說：

「至於我爲什麼選擇了人類爲友呢？」

他望了望廳上的諸神，悲戚的說道：

「我要不客氣的說了：完全爲的是救可憐的人類出於你們的鐵腕之外。人類呻吟在你們這班專制魔王的暴虐之下，已經夠久了；你們布置了寒暑的侵凌，秋冬的枯槁；水旱隨你們的喜怒而來臨，冷暖憑你們的支配而降生；乃至風霜雨露，草木禽獸，無不供你們的驅使，作爲你們遊戲的生殺予奪的大權的表現。你們的一怒，不會使千里赤地麼？你們的厭惡，不會在一夜之

間，使大水飄沒了萬家麼？雅西娜不會殺害無辜的女郎阿拉卿麼？她死後，不還把她變成蛛蜘蛛，苦擾到今麼？日月二神不會爲了他們母親的背暱之怨而慘屠妮亞卜所生的十四個少年少女麼？……你們這些專制的魔王們恣用着權威，蹂躪人類，剝奪了一切的幸福與生趣，全無理由，祇爲了遊戲與自己的喜怒。這是應該的麼？啊，啊，你們的一部「神譜」，還不是一部蹂躪人權的血書麼？無能力的人類，除了對你們祈禱與乞憐，許願與求救之外，還有什麼別的趨避之途呢？而你們卻以濫用這生殺予奪的大權自喜。以人們可憐的慘酷的犧牲，作爲你們嬉笑歡樂之源！假如世界上有正義和公理這東西存在，還能容你們橫行到底麼？」

他停頓了一下，以手拭去額際的汗點。

「你們以爲人類便可以永久供你們奴使，永久供你們作爲尋求快樂的犧牲品麼？這形相不殊於你們，且有更光明的靈魂的人類，難道竟永久壓伏在

你們專制之下麼？不，不，宙士，當你們神之宮裏舉杯歡宴，細樂鏗鏘的時候，你們知否人類是如何的在呼籲與憤怒！當你們稱心稱意在以可憐的被選擇的人們作爲歡樂的資料的時候，你們知否人類是如何的在詛咒與號泣！」

柏洛米修士睜大了雙眼，彷彿他自己也在詛咒，在憤怒。額的中央暴露一條條的青筋，眼邊有些潮濕，語聲有些發啞，幾要爲着人類放聲哭一個痛快。

勉強鎮定了他自己，又陳說下去。

「這詛咒，這哭聲，達到了遼遠的我的住所；這哭聲，這詛咒，刻刻在刺傷我的良心。我爲了正義，爲了救人類，老實說，也爲自己良心的慰安，我不能不出來做點事。這便是我取了火，一切知慧，工藝的源泉，給了人類的的原因。」

恢復了安詳而鎮定的常態，彷彿大雷雨之後的晴朗的青天似的，柏洛米

修士山岳似的屹立在神廳中，等候着什麼事的來臨。

石像似的諸神，呆立或呆坐在那廳上；海泛斯托士感動得要哭出來，愛神的嫩臉，羞得通紅，她也許正憶起了生平千件的不端的戀愛。雅西娜和月神狄愛娜恨得拖長了她們的青臉，咬着牙想報復。

宙士頻頻冷笑着，望望左右立着的權威和勢力；他們倆像兩支鐵棒似的筆立着，磨拳擦掌的待要發作。

「你說完了話麼，我的好心腸的柏洛米修士？現在輪到我的班次了。我不說什麼。我要使你明白『力量』勝過『巧辯』。來，我的忠僕們！」

權威和勢力機械似的應聲而立在宙士的面前。

「把他釘在高加索山的史克薩尖峰上，永永的不能解放，爲了他好心腸的偷盜。」

鐵匠海泛斯托士低了頭，兩條淚水像珠串脫了線似的落在地上。他爲仁

愛喜助的柏洛米修士傷心。

宙士瞥見了這，又生一個惡念。

「而你，我的鐵匠，你去鑄打永永不斷裂的鐵練，親自把柏洛米修士釘在那岩上。」

海泛斯托士不敢說什麼，低了頭走出廳去，詛咒他自己那可詛咒的工作。

六

地

權威和勢力各執着柏洛米修士的一臂向廳外拖。

「停着！」宙士又一轉念，叫道。

柏洛米修士的臂被放鬆了。他安詳而鎮定的像山岳般的屹立着。

「爲了顧念到你從前對於我的有力的幫助，我給你以一個最後的補過的機會：把火從人類那裏奪回來！當人類被奪去火的時候，你的罪過也可被赦

免。」

柏洛米修士不動情的屹立着，默默不言。

「怎麼？不言語？爲了猥瑣下等的奴隸，人類，你竟甘心受罪麼？」

「不，奪回『火』的事是不可能的了！我怎麼能夠『出爾反爾』的賣友求免呢？這是一。再則，老實說，『火』是永久要爲人類所保有的了。我去，你去，你們都去，都將奪不回來的了。這『火』在每一個屋隅，在每一個工場，在每一個廚間，在每一個灰堆中，都堅頑的保有着。你們固能毀壞，奪回其一，其二；但你們能把每一個灰堆中的火種都奪去了麼？把每一屋裏的油燈都毀棄了麼？把每一件敲火器都拋到遠遠的所在去麼？不，這是不可能的了！火成爲深藏在每一個人心裏的知識的源泉。你能把每個人的心都奪去麼？火也便是知識的本身，其光明使人類照耀着正義與自由的自覺；你能把人類對於正義與自由的自覺都奪去麼？不，這是不可能的事了；——除非毀

滅了整個的人類。」

「啊，啊，我便毀滅了整個的人類！」

宙士自負的冷笑道。

「這也是不可能的了。」

「爲什麼？我不是曾經毀滅一次人類麼？」

「不，這次你是不可能毀滅他們的了。」

「爲什麼？」

「因爲他們已經得到了火，成爲不可克服的了！火使他們知道怎樣保護他們自己；怎樣爲了他們的自由與平等而爭鬥；火給他們以無量數的智慧，以無窮大的力量；他們將不再向你們這些神闕乞憐，祈禱的了！他們將不再在你們之前逃避、躲藏、求救的了！他們也不再詛咒，不再哭泣的了。不，他們將反抗，用他們自己的力量。你們將見到他們新的力量的偉大與不可克

，只要你們敢去和他們爭鬥。他們將永不再受著你們的奴使與支配；他們要用他們自己的力量支配自己，爲自己同類而服役，一人爲全體而工作，而全體爲一人而存在！他們將永不再成爲你們娛樂的犧牲，喜怒不常的洩憤的對象；他們要用他們自己的力量來反抗外來的一切壓迫，不，他們的新的力量，還足夠撼動神之國的基礎呢。」

「什麼！我將使你知道我的力量。巨人的一族都爲我所滅絕，何況猥瑣無力的人類。」

宙士氣沖沖的說道，但他開始有些氣餒，他知道預言者的柏洛米修士的允許是不會落空的。

「不，他們將不再感覺到你的力量了；巨人族以愚蠢爲你們所滅。但人類卻將有一個遠比你們更偉大、更光明、更快樂的前途；他們對於『火』的利用，將不是你們這班橫暴無智的神閹們所了解的。啊，你們只會把『火』

來照亮夜宴，來幽會，來裝飾神的廳與室，來鑄打兵器與鐵鎖，來作為毀滅敵人的工具。但人類却將『火』的功用改變了；『火』將不再是個人的裝飾品，將不再是神闕的工具，將不再是陰謀與個人主義的奴役。牠幻變了千萬個式樣，為全人類而服務，為向全人類的光明、有福的生活的建立之目的而服務。啊，『火』我終於見到你是向着最光榮、最正當的使命而服役的了！」

柏洛米修士微仰着頭，說教者似的，滔滔的陳說着，為他自己的幻想所沈醉。

「什麼！你敢在我面前為人類誇口！」宙士咆哮道。

「這是事實，宙士，你將會知道。」

「好，你等着，你看我將再在一夜之間把整個人類都掃蕩到地球以外。」

「不，宙士，不要逞強，這不是你力之所及。」

「啊，啊，恰是我力之所能及的！」

「不，宙士，不要太自負了；人類已不復是猥瑣無力的人類了，從得了火之後。在極短的時間裏，他們已使他們自己具有了神以上的新的能力。」

「什麼，神以上的能力，你們聽聽，這不是瘋話！」

宙士向左右的諸神望望，諸神機械似的點點頭。

「我幾曾有過『超事實』的允許！」預言者的柏洛米修士懇切的說道。

「隨你的意思去允許什麼吧，我是決意將要掃蕩那批猥瑣的人類的了。」

「你不能，宙士。」

「我能，柏洛米修士。」

「絕對的不能，我說。」

「絕對的能！我說。」

他們之間，幾乎是鬥嘴的姿態。

「當你們敢去和人類發生新的鬥爭的時候，宙士，被掃蕩出大地以外的將是你們而不是人類。」

柏洛米修士安詳而鎮定的預言道。

「什麼！你這暴徒！敢！」

宙士再也忍不住，大聲咆吼道，整個神之廳都爲之一震。

「來，把這叛逆帶到高加索山去！」

權威和勢力各執着柏洛米修士的一臂，向外推，形相掙奪得怖人。

「我因了幫助有偉大的前途的人類而受到苦難，我不以爲憾。但，宙士，你的權威的發揮，將以我的犧牲爲最後的了！」

柏洛米修士安詳而鎮定的回過頭對宙士說道。

「什麼！」

宙士的憤怒的水閘整個的拉開了；他忘其所以的，雙足重重的頓着，一

手把雷矢整束的全部拋下去。一聲振天動地的霹靂，烟火和硫磺氣瀰漫了整個神之廳。愛神愛孚羅特驚得暈倒了；邱比特大叫的藏在椅下。宙士他自己也被震得耳聾。神之后希拉幽幽的哭了。雅西娜還是石像似的站立着。但她青色的臉部却籠罩上一層未之前有的殷憂之色。

雷聲不斷的大作，電光在閃，每一電鞭，都長長的經過半個天空。鉛灰色的天空，重重的為破碎的綿絮似的雨雲所籠罩。大雨傾盆的倒下去。

大雷雨像永不停止似的在傾洩，彷彿在盡量的表演神閥的最後的威力。

——二十二年八月三日

失名者

羅黑芷

一家房屋的一個窗牖臨街開着。因為這是初冬日的一個晴天，溫暖的太陽正佈滿在那白色牆上，照見七八隻小麻蒼蠅如最微細的黑點般帖伏在那窗

合邊不動。有時他們亂飛起來，在窗旁一二立方尺的空中打個迴旋，隨即又落在原來的地方。他們驚擾地飛動的時候必定有人從窗下過去了。或者是那窗內發出了可以使他們驚駭的響聲。

從上午九點鐘，這些小麻蠅便偶然聚會在這兒，一直到了十一點半鐘光景，依然在牠們反覆着的情形裏生活。太陽的光稍稍加了些兒溫度，曬在人們臉皮上生出很愉快安適的溫度的刺戟；於是這些小麻蠅們的活動比先前更厲害：他們不但只在窗台邊了。有時還侵犯到街中行人的耳朵和嘴角上，或者便攻進窗內去；那裏面的情形我們就不得而知了。

恰在此時，這窗下忽然多了一個生物，從小麻蠅的眼睛看來便是一個奇怪的龐大無比的生物。只見那窗下白光刺眼的牆上，蜿蜒而迂徐地移上來了。一個四尺多高的黑影，我們立即知道：有人到牆邊來負暄了。

這個人，看去有三十多歲年紀，上身穿件破爛的灰色袷衣；因為他乾瘦

，那衣便現出十分地寬大，十分地不合身；大約他病了，那扯破了的袖口邊露出來兩隻枯硬的胳膊和手掌，連同那軀幹垂直地倚靠在牆上；倘若我們倚一架短木梯在那兒作比較。那東西決不會顯出像他這樣沒有氣力；污泥塗遍的單袴下。兩條赤裸的脛和腳也曬在太陽裏了。一個暗紅色的大潰瘡附在他右邊的髁拐上。

溫暖的太陽射着他的臉他的臉很小，彷彿是一個未成年者的害癆病的黃臉。更可怪的是那雙眼睛，那眼睛正望着街中往來活動的一切，但是死呆地望著，並不動轉一下。那眼睛似乎疲倦了，想將眼皮慢慢垂下；然而這是我們替他的意志這樣設想，其實那眼睛還是瞪著的。

一隻小麻蠅飛下停在他的被灰塵膠住的亂髮上。但是他不會感覺到。近午的太陽將可愛的溫暖抹遍他的頭臉和全身，但是這不生效力。他是從何處來的？是個什麼人？他倚靠在這兒將幹些什麼？這些事決沒有人知道。倘若

在文明都市裏。我們不難看見警察揮着木棒將他攆走，或者將他送到拘留所去，於是他便不至於在我們眼前了。

現在他靠在這個窗子的下面，來往人們有偶然看見他的；但是撒轉頭便過去了。『大約是一個乞丐罷？』這是人們在瞬間意識到的一個很迅速的結論。

但是我們在想像中看出：他的眼睛雖然只是瞪着，却彷彿正在那兒做夢。

他夢見：他的遠處的家現在也正在溫和的陽光裏。他的妻子在房內做飯，一陣陣的各種樹枝和葉兒被燒焦了的烟的氣味從門邊或簷下滾了出來。他的一個十三歲的男孩彷彿正在屋後的矮樹草叢中斬劈枝幹和籐蔓；一個赤脚的小女孩正在替他收拾裝工具的籃子，預備他飯後好去做工。他自己坐在大門的檻上，朝前方望去：人家田裏收割後經過了許多時的禾本，齊被日光和

風雨變成白色的了，一排一排很整齊地站在太陽光下。『光陰真過得快，』他恬淡地思索着，『沒有許久以前，我曾瞧見這些地方都是綠色的。』這種思想人人都會有。尤其在安閑的時候他們感覺得最入骨，無論他們是受過情感教育的人或是一個無知的漢子；但是他這時的思索，並不會含有感傷的味，只是恬靜安樂境界中的一瞬間的心的波瀾罷了；這教他覺得這個家人親密的團聚更爲可愛。倘若有什麼橫禍忽然飛來……

他的靠在牆上的軀幹微微動彈一下，那早已盤踞在他頭頂上的一個小麻蠅便飛了起來，彷彿譏笑我們而說道：『你這個忖度錯誤了。』

然則那雙眼睛在這白日的夢裏所看見，就應當是：

彷彿他在一間令人感覺十分舒適的上等臥房裏，這房裏的陳設，譬如牀上的臥具，桌子上陳列的玩品，潔淨寬大堅固的太師椅子，高大的衣櫥，和懸掛着裝飾品的四壁，也正被前窗穿進來的日光輝耀着，處處顯出一幅交通

閉塞地方的士紳家庭的風味。他穿着冬季的溫暖衣服躺在一張烏木靠椅上，和他的親愛的人們正笑着談講他們家裏廚子的傻氣和顯露的狡猾，或者說是某個親戚家爲小事而爭鬧的趣聞，去做午飯前耽延时光的消遣材料。噯噯的話聲在那被日光照着的清靜的房中分開來又合攏了，令人羨慕承平時代的幸福的規則的生活？『今天的午飯添菜是什麼？』『肥板鴨和煨牛肉。』不知誰這樣回答了；他們又繼續着緩緩地談下去。他有睡午覺的習慣，飯後，他便要睡兩個小時的午覺了，因爲飯後人們總是有點兒感到困倦的……

或者因爲他靠在這窗下的全身將有傾頹的樣子，我們就說：他便要在夢裏睡午覺了嗎？這種忖度也錯誤了。但是臉上的那雙眼睛看去確實正在做夢。他和我們一樣，總得有一個教他不得不同憶而與現在迥然不同的過去境界在那兒招惹他。不知一件什麼不幸的大變動將他豎立在這窗下，問他，他不作聲；推他，他便會隨着你的手掌倒下地去；這也是我們的一種想象；其實

，我們並不會向他這樣地做作，看他的樣子，他不能再移開到旁處去了。

太陽已經變了位置。根據那緊帖在牆上的腦袋，身軀和四肢的影子，這時刻大約是十二鐘點。街上的人們仍舊來來往往；那些由學校回家去吃午飯的小學生們很快樂活潑地走他們的路；他們中間有好奇的便都停住脚步向這窗下牆邊的東西看望，但是隨即互相牽扯着跳躍着呼喊著去了，那些爬伏在窗台邊牆上的小麻蠅已經由八隻加到了二十多隻。有些竟在這個人的頭髮，鼻子，眼角，和前額上面吵鬧；久晴的冬日很慈愛，因此增加了他們的生活力。

他似乎不能再支持了，掙扎着側過頭去向右邊一看，一方五尺來長，三尺來寬，用泥土圍築成功的垃圾圈子，內裏高低凹凸鋪着一大堆帶有潮濕臭氣的垃圾，他勉強拖動他兩條腿，向那垃圾圈子移了過去。他到了那東西的面前，慢慢扶着牆壁彎下身軀，兩手摸得了那土圍的邊。他的乾癟的小臉上

忽然很可憐地現出彷彿是快樂的顏色，這要我們十分地留意才能覈瞧得出的。他彷彿想要用眼睛去測量這垃圾圈子的寬長大小，但是他的模糊的意志竟不管他的眼睛已經實行了他的命令不會，便教他伏下胸膛壓在那土圍的上面，一陣土灰隨着撒了下來：於是他身軀的前部帶着那向前作勢撲去的兩條臂膊，便恰恰倒陷在那些煤灰，布條，釘子，碎玻璃，綦皮，骨殖，和旁的渣滓的裏面去了，兩條從單袴裏伸出的赤腳留在土圍的外面。

一會兒許多好管閑事而勞動爲生的朋友，圍住一個警察在那窗子的牆下詢問，論辯，譏笑，和提出意見。那青年的警察失了主意，儘叉着手歪着腦袋地瞧看那垃圾堆內的東西。一個膽大而強壯的漢子走過去，握住那伸在土圍外的兩隻赤腳，用力一扭，將這個人的身軀攙了轉來。那死灰色臉上的一雙無光的眼睛還是瞪着的；彷彿想告訴他們；他是從何處來的，他是一個什麼人和他的名姓叫做什麼，但是他們中間沒有一個人聽出他的說話，我們只

見幾個小麻繩在這一羣人的頭上充滿着陽光的空中穿梭般飛來飛去。

低低地彎下身去

羅黑芷

這一天這個家庭裏佈滿了神秘的空氣。上自那不好言笑的老太太，那舉步從容的姑小姐，那神經緊張的太太，下至那喜歡插手在腿旁衣襟內而站在一邊附和着主子們言笑的女僕，和那左臂有病而猶舉動輕捷的矮小精壯的車夫，都在今天這個時候各自在心裏等待着什麼；這從他們的故事的矜持和裝出來的笑容裏可以知道。

樓房中間的客廳裏；一切陳設都比昨日整齊；舊漆的地板已經洗抹過了。上方挨壁放着的一張小圓桌上供養着一盆黃金色的草花；桌子的左右兩旁，各安置了一張有半圓形圍臂的大藤靠椅；左邊那張椅上披墊了一副淡黃色的絨氈；客廳正中地板上平鋪着一張長方形的深紅色的線織地氈。這地方的

四壁是白色的；從那朝南兩扇大的玻璃門窗外，射進來了冬日的暖陽，映出這廳內那些佈置配合得很美觀的栗色髹漆的家具上，反射出各種明暗不同的靜謐的光輝。這是一間現代中等家庭的客廳，這廳內常見這家庭中的人們走動。

在午前九點半鐘光景，來了兩位客；他們是陳先生和陳夫人。他們來的時候，照平日赴友人家的約會一般，溫和地向老太太和其他的人們微微一彎腰。在十點鐘光景，又來了兩位客，這是沈律師和他的夫人。他們進客廳時都帶着一種異樣的笑容向老太太行禮。此時，這主客們都在這客廳右旁正房內談話；可是他們口頭的語言，竟有點不能像平日一般流暢，熱鬧自然，就是這少數的賓客與賓客之間，似乎也被一種隔膜的雲霧瀰漫着。他們是來到這家祝賀一件立刻就要發生的喜慶事的，但是在他們互相看覷的目光裏，常漏出他們也正等待着什麼似的一種踟躕不安的情態。

這是一種時代病。因為這家的主人翁是向來向着時代討生存的；這家的姑小姐，這家的太太，這家的老太太，這家的四位賓客，乃至這家的兩個僕人都知道：人們要跟着時代走，不然，便不能生活。

從生活想到時代，那女僕也會嘆息過自己的落伍；然而那車夫的意見則是落伍的人也還是要生活的，這不待多講了。

這家的主客們散坐在客廳兩旁的正房裏，喝茶，吸煙，吃點心，磕瓜子，說話，笑。這兩位夫人，各帶來了一個嬰孩；她們厭倦了，便從那跟來的乳姆手中接過自己的兒子來，逗着取樂。主人家的老太太笑嘻嘻地望着兩個嬰孩，心裏十足地高興：

『寶寶，笑呢！呵呵，吃奶子，莫哭啦！』

這時那位神經緊張，戴着玳瑁眼鏡的太太的臉上很覺難為情，原因是她自己不會能生育一個小孩，但是她用笑容遮蔽了那一般青年婦女們所認為最

傷心的苦痛。而依然在這兒的幾間房裏來往奔走，預備一切事情。

主人回來了。他是今天早晨七點半鐘出去的。他的新經修剪的頭髮上散出香膏的氣味。這是一位三十三歲的漂亮男子。賓客們齊站起來用笑臉歡迎他。姑小姐笑，老太太笑，家裏的女僕笑，來賓的乳姆笑，而他的夫人，即是那位戴玳瑁眼鏡的太太也笑，而於是他自己也忸怩地笑，但是這些各人臉上的笑都是沒有聲音的。

那主人走過來，用力握住陳先生和沈律師的一邊臂膊，搖了幾下，看着他們說：

「好好，你們都早來了，而且我竟意外地歡喜，你們都帶了一個小寶寶來！」

這個家庭裏的人們時時計算着時刻。從十點鐘鳴過以後，十分，二十分地他們數着已經到了十一點鐘，還沒有消息。直到那右房內壁上的掛鐘，鏗

地一聲說明了：這是午後的一點鐘；各人臉上都現出等候得厭煩的樣子來了。

『快來了嗎？』

『也應該是來的時刻了。』

他們都聽得有人從樓下急走了上來。這是那車夫。他剛待從他的好事的快樂的心裏，要高聲喊出：『徐先生！』却似乎想起了昨晚這主子乃至這全家的主子們曾經向他叮嚀的過一句話來：『不要聲揚；』便屏息靜氣，站在這客廳的門邊，用他狐疑的眼睛先望一望那從房門口踱出來的徐先生和他肩後的兩個來客的一肥一瘦的面孔，而後向那堆擠在右邊正房門口的——那手裏擎着毛冷編物的姑小姐，那注意着要等他說話的兩位女客，和那站在最後而張開嘴唇的太太，悄悄地報道：

『來了。』

沈夫人是一個胖子。她聽到這句話，不知爲什麼原由，立刻從她的肥而白的臉上泛出羞色來。獨自先退後，轉身向火爐跟前走去，口裏大笑不已。陳夫人便將胸前衣襟的角扯直了，走到房裏的窗前，向樓下的院中窺看。

姑小姐放下了手中的工作，去幫助那在此刻顯然地感到呼吸不調勻的玳瑁眼鏡的主人，指揮女僕去阻擋那些或許會上樓來的鄰家小孩子和女人們；她自己却緩步走到客廳中央，用兩個指頭將那地板上的深紅色的地氈拖到上首左方的那籐靠椅面前，斜斜地放下，便躲進房去。

此時這客廳裏闐然無聲，只有一長條黃色的日光斜照在右方的白壁上。什麼？一個身材高高的姑娘出現在客廳門外，伊的周圍滿包着神秘的空氣，這空氣曾經震動着這個家庭到這天有了半個月的光景。

伊穿一件紫色的上衣，一幅黑色的裙；低垂的髮髻上插戴着三朵紅色的絨花。伊被一個四十歲光景而打扮得頗清潔的媽媽在伊肩旁攙扶着，緩緩地

走進了這客廳。伊的兩手捧着一束紅白相雜的鮮嫩的茶花，這是很小很小的一束花；不知是誰人教給伊的，伊必定要捧着這一小束的花在伊胸前，當伊初次拜見徐先生的時候。

初次見面，伊想，應當是三鞠躬，但是徐先生只微微一彎腰，於是伊在那恭敬的第二個鞠躬的中途便不得不同復伊的垂頭而立的姿勢。

老太太被那笑嘻嘻的徐先生和那面目嚴肅的姑小姐扶了出來，在那鋪有絨氈的藤椅上坐下。

『這是老太太，行大禮。』那攙扶着伊的嬤嬤牽住伊走向前五步。伊跪下去時，手裏的那束花沒處放，便也只得捧着那束花，向老太太叩了三個頭。伊要站起來的時候，低着頭，用伊的左手扶住那嬤嬤，右手還握着那束花。那些花朵顫巍巍地飄落兩三碎片下來，彷彿歎息着而從她們的細巧的眼角裏擠出了一滴淚。

這客廳的兩旁房門口擁簇着剛才的那一羣人，人人的眼睛彷彿要探求什麼似地齊落在伊的頭上，臉上，頸項上，衣服上，裙子上，和一雙粉紅色的鞋子上，伊站在中央，彷彿一隻被人捉來放在陽光下的小鼠兒，膽怯地將伊眼珠從伊的眼皮的這一角偷偷地移到那一角。去張望伊此刻自身所在的地方。

家庭的相見禮過去了，徐先生牽過這姑娘離開那嬾嬾，教伊站在姑小姐，太太，和他自己的這一邊，接受那四位來賓的祝賀，伊被位置的次序是最末一個；伊站在那兒，心裏害怕到微微顫抖；伊仍然用那種可笑的眼光偷瞧人們的臉，於是這客廳內充滿了咳咳的笑聲。

伊不明白，這是怎樣一回事，伊只覺到畏葸，本能的畏葸；但是伊又覺得這和伊站立在一排的那個男子一定是伊的丈夫。早六七天，伊家裏的人這般那般地告訴伊以後，每夜伊便在牀上的黑暗空中畫出了一個男子的形相，只是這世界中的一個男子的形相；面目，衣服，和聲音都是模糊的，伊又畫

出了伊的未來的生活是在一個光 and 花所團成的屋裏，今日伊親眼看見那個男子了，又看見伊的生活了；伊的十七歲所能教伊知道的，就是伊在此刻彷彿確實感到了一種快樂的空虛，飄蕩在伊的胃腸裏。

八天過去了，神祕和警惕依然盤據在這個家庭的四隅。

有一次。他們一家人正在客廳裏用晚飯，忽然聽得樓下有誰敲門的響聲。那門似乎給那車夫開了。

『徐先生在家麼？』

『……………』

那問話的聲音很熟識的。姑小姐放下筷子細聽。『這是張先生，第一師範學校的國文講師；他自己上來了！』她望住客廳的門。徐先生和他的太太都放下筷子。

笨重的步聲走上扶梯了，漸漸來到樓門邊了，又漸漸來到室外的甬道中

了；老太太瞧住伊——卽是那姑娘——努一努嘴；伊立刻站起，偏着耳朵，遲疑一會，便一溜烟跑進右邊正房去，從那半掩的房門後露出一隻眼睛來偷瞧這新來的客。

張先生是一個胖子；他走路時，那兩隻胳膊和肩背上的肉似乎齊堆下在他的臀部上，襯着寬鬆的袍服，一聳一聳地前進；因此他的步行的鬆懈便自然有多餘的時間給他們預備警戒。然而張先生是特來道賀的。

主人和來客見面了。兩方的寒暄裏齊帶着咳咳的笑聲。

紫色的上衣和黑色的裙又出現在張先生的眼前低低地彎下身去。

『體氣很好，體氣很好，……頗有宜男相。』那微俯一下而揚起，同時閃動着一副金絲眼鏡的寬肥面孔，似乎望着那肩頭細削而下部圓大的衣裙的背影確切地加以贊賞，而後坐了下去。

.....

子下上下上中上六五四三二一六五四三二一四三二一四三二一人文集例

〇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〇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〇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日農日	莊周中	中文求	兒智人	讀	農果農	青百科	科	墨墨淮	莊老
本場本	子易	國文	章知	經一	樹產春	學	學	南南	
之管外	(五)	史史	與	(四)	繁製生	一	(三)	子子	
農	哲大	簡簡	教測意	題討	植造理	數得		子子	
場理交	學網下	編編	爲	論	業法學	談解錄	座	下上上	子子子

五五五	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〇〇〇	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二一	〇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七六五四三二一	六五四三二一

楊小 開島 道蘆 著王 芸生 等	蔣吳 錫錫 昌康 著著	馮馮 錫陸 著著	朱朱 滋萃 著著	平吳 南軒 著著	陳陳 鶴琴 著著	張張 耀翔 著著	胡胡 樸安 等著	李 耳著	莊 周著	劉 安著	劉 安著	墨 翟著	陳 鴻傳 著	薛 德煊 著	趙 餘興 編	李 乃編 輯	孫 雲蔚 著	韋 鏡機 著	胡 樸安 等著	張 耀翔 著著	陳 鶴琴 著著	平 吳南 軒著	朱 滋萃 著著	馮 錫陸 著著	吳 錫昌 著著	楊 小島 蘆道 著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三 通 書 局 營 業 要 目

學校課本
運動器具

中西文具
各種掛圖

機關用品
教育用品

繪圖儀器
兒童玩具

中西書籍
風琴樂器

雜誌刊物
各種地圖

中華民國廿九年十一月一日印刷
中華民國廿九年十一月五日發行

雪 地

編輯者
三通書局編輯部

代表人 中村正明

發行者
上海三通書局

代表人 中村正明
北四川路八三九號

印刷者
三通書局印刷所

代表人 中村正明
北四川路八三九號

門市部
四馬路中三三一號

分 局
南京朱雀路八〇號
杭州新民路三四五號
新 京 興 安 大 街

代理店
南洋新加坡及全國
各大埠各大書局

